

CATENATION AND EVOLUTION
BY PANG MAOKUN

链接与衍变

——有感于四川美院油画六十年 庞茂琨

身处新世纪起点的四川美院油画专业的教师们承载着一段份量不轻的历史,大家深知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是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心血和奋斗的,不管其中有何种遭遇,都得具有坚韧的毅力和耐心。在学科已具规模和相对完备之时,我们不会忘记四川美院油画专业的创建者们。四十至五十年代,刘艺斯教授、叶正昌教授、刘国枢教授在艰苦的条件下,辛勤耕耘,以其仁爱之心播种和培育了这颗幼苗。我们也不会忘记魏传义、蔡振辉、张声显、夏培耀、张方震、王大同、杜泳樵、傅若芸、王元寿、范朴、王有娣、张雪帆、李仁杰等前辈长期以来为学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才将树苗浇灌滋养直至成长为参天大树。

八十年代初是四川美院油画最为辉煌的时期,以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高小华等为代表的77、78级学生,凭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创作出一大批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和艺术质量,都在专家和民众中引起极强烈的社会反响,而被美术界和社会公认为中国美术史上的里程碑。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四川美院的油画对整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些伤痕及乡土题材的油画深刻的揭示出文革后人性的复苏,以及一个时代的伟大变革。

事隔二十年,油画学科仍以八十年代初的成绩为荣耀,并以此支撑着整个学术的翅膀。但是,这二十年的历程,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意味着的是翻天覆地的巨变,艺术也不例外。四川美院的油画在沉迷于过去之外,更多的带有一种突围与重建所带来的痛楚,有此种体验的不仅包括初出茅庐的后生,也包括创建昔日辉煌者自己,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只有自己才知道。在今天,艺术已进入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新的观念层出不穷,维系艺术创作及欣赏的各种条件也相应改变,艺术需解决的问题也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这使得油画学科的教师们艺术的选择与创造上更加艰难。但二十年来,每个油画学科的教师们仍然不停歇的执着于自己的事业,在艺术语言研究及生活体验的同时,努力拓展自己在艺术上的生存空间,以多种视角和多种体验深入探索当代社会及文化等方面问题,表现当代人的特殊情感及人文理想。在此期间,四川美院的油画尽管再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但却在默默的劳作中,以其坚韧品格和实力赢得了国内外同行及学术界的敬重!

不管四川美术学院油画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变化是多么的显著,然而潜心审视,却可在其发展轨迹中梳理出一个大体的脉络,并且可以感受到其中前后具有的共通特征,那便是其对每个时代及社会中的人的生命关怀,以及以生命意识和人格力量感染自然,观照历史的可贵品质。我们从八十年代伤痕美术的悲剧意识,乡土绘画中的人文精神,以及九十年代后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私密体验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点。可以说善于对社会、人文、历史进行个人情感的深层体验成为四川美院油画有别于其它区域油画的明显标识,在具体品格上,相对来说四川美院的油画在艺术上更为内省、含蓄、感性。在这里边绝没有任何自然主义和赏玩气息,也没有大而空的英雄主义和毫无责任感的泼皮心态,而更多的则是以自己的视角在题材及形式选择中进行深入而真切的体悟。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即使每一代新人总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而且也获得了一定成果,然而还是不免受到了地域和意识上的某些局限,或许也可以说这种局限正使我们形成和固守住了自己的特点。但是随着今后信息的开放和扩大,各种界限会消解,标准也会随之改变,也许我们对这些变化会越来越不适应,“守住优势”和“今不如昔”的感叹会从每个长者口中发出,但时代的潮流会随着更新一代的实验者们的开拓而自然的不可逆转的前行。四川美院的油画也还会自然的受到各种考验和冲击,这种考验与冲击不仅来自观念与表现形式上的革新,而油画本身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画种也面临着挑战,何去何从只能在我们的更新一代实验者们那里寻找答案。

传统的荣耀不会使人忘却,但新的活力与能量更值得我们去培植和激发。我们不会忘记八十年代初那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强烈的感染力,更要记住它们关注社会和时代,启迪人性的先锋性和批判性。在今天步入新世纪之初,我们面临着时代和社会的更大变革,有着更多的问题需要去揭示和感悟。不管今后的艺术如何演变与发展,我们都应该发扬光荣传统,直面新的课题,开拓新的空间和领地,让我们的艺术创作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



全家福(油画) 张晓刚



痕之二(油画) 张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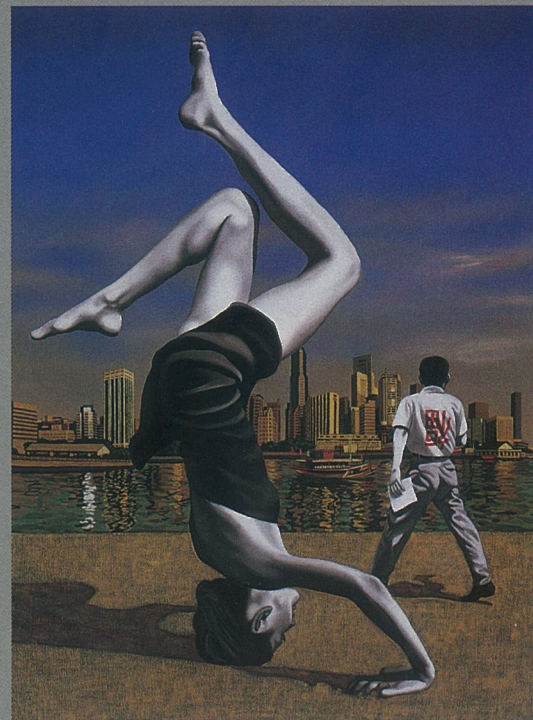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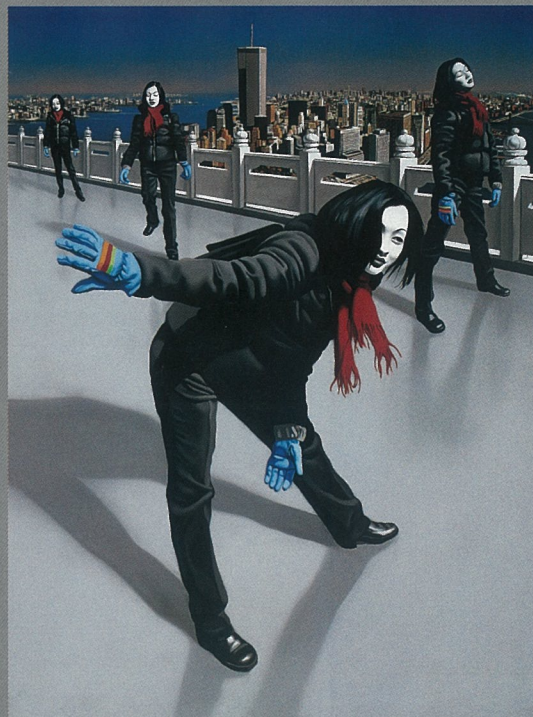
三口之家(油画) 龙全



伫立的孩子三联画(油画) 郭晋

钟飙 油画作品选

SELECTED WORKS OF
OIL PAINTING BY ZHONG
BIAO



左上: 天上人间
左下: 召唤
右上: 理智与情感
右下: 福到新加坡